

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 編

徐興海 袁憲 張天池 校點

三秦出版社

姓

韻

清 張澍

上

支

五安爲十二陳國欽之長子延以
後賜名懷謙恭寬雅有大度襲父
善撫卹劫盜止息景元二年除尚
書丞郎兄弟代族持節巡行北邊存
積年枉滯一朝見伸若日有百數十
案視雲中諸鎮表五十八條卒贈司
馬子靈和少好文雅篤志於學推誠
刺史以平賊功封樂平縣公安樂王
李神執討平之改賜平縣公後討葛
邕弟字靈順聰明好學稍遷北主客
參爲行臺討之子恭示以威信二旬
平侯天平初除中書監三年拜魏尹卒
宗學涉機警少有名譽魏永安中
年爲京州大中正皇建二年累遷
境輯和遷秦州刺史及齊平入周

大隨開皇中拜莒州刺史字思周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直接資助項目

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 編

徐興海 袁憲 張天池 校點

姓

韻

上

附古今姓氏書目考證

清·張澍

三秦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姓韻/(清)張澍著;徐興海 袁憲 張天池校點.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1

ISBN 7-80628-617-9

I. 姓… II. ①徐… ②袁… ③張… III. 姓氏-研究-中國 IV. K810.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94318 號

姓
韻 (上下冊)(清) 張澍 著

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編
徐興海 袁憲 張天池 校點

出版發行 三秦出版社

新華書店經銷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31 號

電 話 (029)7205106

郵政編碼 710003

印 刷 陝西省印刷廠

開 本 787×1092 1/16

印 張 96.25

字 數 1480 千字

版 次 二〇〇三年一月第一版

印 次 二〇〇三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數 1—2000

標準書號 ISBN 7-80628-617-9/I·125

定 價 238.00 圓

前言

張天池 袁憲

《姓韻》和《古今姓氏書目考證》是清代著名學者張澍「姓氏五書」中的第一部和第五部。自清代道光年間殺青至今，一直沒能够付梓刊行，書稿經歷了一百六十多年的滄桑，幾經劫難，得以保存下來。在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和激揚與時俱進精神的號角聲中，它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姓譜學的瑰寶，首次由三秦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與廣大讀者見面。《姓韻》一書，是張澍在整理歷代姓氏著作基礎上編纂而成的。該書依照平水韻目，以姓隸韻，共收入姓氏「五千一百二十，新補姓氏五百又九，刪除非姓者七十又六」（《姓韻·自序》）。經過我們整理以後編定的卷數為九十九卷，字數約一百四十萬字，它是迄今為止蒐集姓氏最全、收錄範圍最廣的姓氏書，所收錄的姓氏上自三皇五帝，下至庶民百姓，除漢族姓氏外，對少數民族姓氏及怪僻奇別姓氏，也進行了收錄。全書列舉有名有姓的歷史人物，達上萬人之多，可以說張澍的這部《姓韻》，是歷代姓氏著作之集大成者。宋代章定撰寫的《名賢氏族言行類稿》收入姓氏一千一百八十九姓，明代陳士元撰寫的《姓觚》共收入三千七百二十四姓，清代熊峻運撰寫的《氏族箋釋》收四百六十八姓，崔冕撰寫的《千家姓文》一千零六姓，而《姓韻》這部書，所收錄的姓氏之多為同類姓氏專著之冠。

附在《姓韻》一書後面的《古今姓氏書目考證》，是張澍對歷代有影響、有代表性的姓氏著作、家譜、譜牒之類共計二百五十四部進行的考證和評論。起至《史記》、《漢書》引用過的《五帝系牒》、《帝考德》、《唐帝系》、《虞帝系》、《禹帝系》，終止清代萬光泰所著《元姓氏略》。全書不到三萬字，但考覈精審，評論得當。

張澍，字伯瀾，號介侯，甘肅武威人。生于乾隆四十一年（公元一七七六年），卒于道光二十七年（公元一八四七年），享年七十二歲。（李鼎文《清史稿·張澍傳》箋證）嘉慶四年進士，以進士及第選翰林院庶吉士。先後任職于貴州玉屏、遵義、四川屏山、興文、大足、銅梁、南溪、江西永新、瀘溪（今資溪縣）知縣。他一生官職卑微，勤于筆耕，撰寫了大量的詩文，編纂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金石文獻資料，還致力于關隴文獻的收集。據李鼎文先生

統計，張澍撰寫的著作已刊本有：《姓氏尋源》四十五卷、《姓氏辯誤》三十卷、《西夏姓氏錄》（此書是《遼金元三史姓錄》附錄）、《續黔書》八卷、《蜀典》十二卷、《養素堂文集》三十五卷、《養素堂詩集》二十六卷、《二酉堂叢書》二十一種二十七卷、《諸葛忠武侯文集》四卷、《附錄》二卷、《諸葛故事》五卷。（李鼎文《甘肅文史叢稿·張澍》）還有近年出版李鼎文校點的《續敦煌實錄》、周鵬飛、段憲文點校的《涼州府誌備考》等。張澍著作中的未刊稿，分別保存在原陝西省博物館和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張澍一生著述甚豐，「姓氏五書，尤為絕學」這是清代學者錢儀吉對他的評價。其「姓氏五書」第一部是《姓韻》、第二部是《遼金元三史姓錄》附以西夏、第三部是《姓氏尋源》、第四部是《姓氏辯誤》、第五部是《古今姓氏書目考證》。姓氏五書，珠璣貫穿，互為一體，博採先賢之長，終成絕學之巨著。姓氏五書，體例編排嚴格，分類考究，將姓氏產生、發展、變化分為二十大類論述，正文則以大量歷代文獻資料、姓氏專著、譜牒中的史實加以佐證。姓氏五書，是我國西部極有價值的歷史文獻，它是用傳統方法研究中國姓氏的終結，張澍「弱冠從事，皓首成書」，以畢生的精力，為中華姓氏學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姓韻》採取傳統的四聲分類以姓隸韻，將東姓、同、僮、鄭、桐、銅、中、等諸姓排在平聲東韻下，復姓如東郭氏則排在單姓之後，每個姓氏下或列舉人和事，或見于其他著錄的則注明出處。也有不列舉的。凡張澍輯補的姓氏，均注明「此姓諸書無今補」，凡要刪去之姓，均注明「此姓宜刪」。經校點後的《姓韻》一書，共收入姓氏計五千一百四十八，新補姓氏六百三十，刪除非姓者八十三，這與《自序》列出的數字略有出入。

《姓韻》對姓氏的變化歸納了幾種情況，現略作以下說明：凡引用的姓氏，因避仇匿迹，改其偏旁，變其讀音者；凡鬻養受恩、國家寵賜，乃改本氏者；凡謙避尊上，易為他姓者，都一一注明，說明事實原委。如理姓：「《唐書·世系表》：紂時有理徵字得靈，為翼隸中吳伯，以直道不容于紂，死。其子利貞逃難，為李氏。」又如「《東林列傳》：理鬯和字寒石，本姓李，恥與自成同姓，因更姓理。」又卷姓：「《急就篇》引《風俗傳》云：陳留太守琅邪卷基，本圈氏，避仇去口改卷。」又如：《五代史》奚王去諸之子掃刺，唐莊宗賜李姓，名紹威。在莊姓下引《華陽志》：「莊遵字君平，蜀人，好《易》、《老子》。按揚雄所謂蜀莊湛冥也，本姓莊，避諱改嚴。」

還有漢姓改回紇姓的例子：「《唐書》：回紇嘗遣藥葛羅構來朝，本唐人，姓呂，因入回紇，爲可汗養子，遂冒其姓。」又，「《隋書》：獨孤楷本姓李，父屯，以齊神武敗于沙苑，爲獨孤信所擒，因冒姓獨孤氏。」類似這樣的姓氏變化，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家族統治特點。姓氏是姓與氏的合稱，在今天看來只簡單的理解爲姓，而在古代，姓氏是一分爲二的「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通志·氏族略序》）秦漢以後，姓氏不別，或言姓、或言氏，或兼言姓氏，到了魏晉又講究地望，隋唐以後又崇尚門風。姓氏血緣關係構成中華民族的穩定結構。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由于姓氏血緣關係有極強的凝聚力，成爲王朝統治和家族統治的核心，這種血緣關係可以擴展到各種社會組織中去。因此，歷代封建王朝的最高統治者都注重撰修氏族譜牒，唐代柳沖有關姓氏的論著，全面闡述了自黃帝以來，歷經秦、漢、魏、晉、唐撰修氏族志譜的過程，清晰地勾勒出譜學全過程。姓氏變化總的來說是逐漸演化的，但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變化比較急促，北魏建國初期，爲了促進鮮卑人從游牧向農業居民轉化，采取了一系列漢化措施，其中就有改用漢姓，有意收平胡漢的區別，當北魏分裂爲西魏和北齊之後，西魏改胡姓，爲了維護其統治，西魏賜給漢人胡姓。《姓韻》多處引用這方面史料：如「《後周書》：太保王雄，太原人，涇州總管，西魏賜姓可頻氏。」「《魏書》：源賀，西平樂都人，本禿髮僊檀之子，破羌也歸魏，賜姓名源賀。」又見《唐世系表》，「整爲周御正大夫，賜姓宇文氏，即令狐熙之父也。」「《隋·竇熾傳》：後魏南徙，子孫遂家于代，賜姓紇豆陵氏。」《唐書》又載：「安祿山本姓康，其母阿史德氏爲巫，居突厥中，禱子于軋竿山，即虜所謂鬪戰神者。既生有光，隨母嫁狄將安延偃。開元初，延偃携以歸國，與將軍安道員偕來，依其家，冒姓安。」

《姓韻》對於其他姓氏書中，把一人爲二，合二人爲一，復姓誤作單姓者，姓氏有古今相同、賢否迥異者亦作舉例說明。如引《史記》：「楚有趙烈侯賜歌檜、石田千畝。按：姓檜、姓石之二人也。」「《史記·項羽傳》：秦將章邯使軍侯始成使羽。注云：姓始名成。按：索隱云：始成，其名。按：當是姓始名成也。」因同姓同名而造成後果的例子不勝枚舉，最典型的莫過于兩秋胡、兩曾參的故事：「《列女傳》：魯人秋胡，娶妻三月而游宦。」

三年還，其婦采桑于郊，胡不識其妻，悅之，遺黃金不顧。還家，問妻何在，曰：「行採桑。既還，乃向所挑之婦也。婦怒。投沂水死。」《風俗通》記載一段軼事：「漢時杜陵人秋胡能通《尚書》，善爲古隸字，爲翟公所禮，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翟公舉古事明之，曰：昔魯有兩曾參，趙有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野人毛遂墜井而死，人以告平原君，曰：嗟呼！喪子矣。既而知野人非客也。豈得以昔之秋胡失禮，而絕婚于今之秋胡哉！」張澍又縮寫《奇聞錄》一段軼事：「舉人李文彬受知于紇干泉，時有京兆府司錄賀蘭泊卒，文彬謁紫微。問曰：今日有何新事？曰：適過府門，聞紇干泉卒。泉曰：莫錯否？曰：不錯。泉曰：君大似共鬼語也。拂衣而入。文彬乃悟，蓋俱重姓又同名，而誤對也。」

《姓韻》收錄了匈奴、鮮卑、回紇、黨項、突厥的姓氏，對於高麗、天竺、扶南、波斯、日本來華者姓氏也進行了採錄，他認爲《梁武帝之十八州譜》僅得囊中，《魏孝文之官氏總志》仍遺域外也。張澍認爲，匈奴鮮卑之類，以大人健者之名爲姓，回紇、黨項之屬，以所領部落之地名爲姓，而武都、高麗與中國相似，天竺、扶南姓族與佛釋多同，突厥訥都，以母族爲姓，波斯、扶餘以國號爲姓。

爲了在每條姓氏下，都盡力做到確有其人，確有其事，這部書列舉了上萬個人物，有的只注明姓名、籍貫，絕大多數人物引自文獻資料，引用的書目達上百種之多。在引用史料過程中，作者是有選擇的，所列舉的歷史人物都是以維護封建社會的統治，維護封建社會的倫理道德爲標準，一些歷史人物事迹的摘錄，表面上采取的是春秋筆法，實際上反映了作者思想觀點，擺脫不了歷史的局限性。儘管作者一再強調「續昔人之形貌，存先民之典型」，實際上是無法真正做到這一點的。從作者所列舉出的大量的歷史人物中，也反映出作者的政治抱負及憂患意識。作者在卷八十五，岳姓下從《甘肅志》摘錄岳昇龍、岳鍾琪父子平息西藏叛亂事迹是該書所列舉條目中篇幅最長的一條，這反映出作者對大清國土完整的擔憂，對那些戍邊安邦有功之臣的崇敬。作者還引用了遵循三綱五常，從一而終的節婦烈婦人物典型，宣揚孔孟之道。也選錄了一些奇聞軼事，讀起來惹人發笑，如，在出姓下，引用《啓顏錄》一段軼事，「侯白《啓顏錄》：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楊素，齎名紙至省門。遇侯白請爲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爲六斤半？曰：

向請侯秀才題，當是錯矣。既召至，謂曰：卿何爲錯題人姓名？曰：不錯。自在省門會遇，無處見稱，聞道是出六斤，斟酌只應是六斤半。素大笑。」（《南史》：齊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帝以皇太子非名之謂，乃移點于外，爲皇犬子。」張澍對於清政廉潔的官吏，往往不惜筆墨詳錄其人其事，如《明史》：軒輓字惟行，鹿邑人，永樂末年進士。他于正統五年超擢浙江按察使，「前使奢汰，輓力矯之。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與僚屬約，三日出俸錢市肉，不得過一斤，僚屬多不能堪。故舊至，食惟一半，或具鷄黍。則人驚以爲異。」軒輓後返朝「行李僅一簾。」軒輓也到同僚家去聚會，「歸撫其腹曰：此中有贓物也。」對於有的地名以人姓名爲名而有誤，以訛傳訛誤導後人者，經張澍考證後予以澄清。如廬山的名稱，據「周景式《廬山記》：匡俗字孝，本東里子，出周武王時。生而神靈，屢逃徵聘，廬于此山，時人敬事之。俗後仙化，空廬猶存，世號廬君。按熊默《豫章舊志》：廬俗字君孝，本姓匡，父東野王，共鄱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漢封俗于鄡陽，曰越廬君。兄弟七人，皆好道術。張僧鑒《潯陽記》：俗字子希，師老聃，得久視之道，定王召之不應。其後二百年，威烈王以安車迎之，使未至，白日輕舉，使者惟得其草廬焉。」對以上出處，張澍指出：「其說皆非，蓋不考紀年，康王時即名廬山也。」作者對游覽勝地與人物有關的軼事趣聞也略作摘錄，如「唐太保令狐相絢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游大明寺，見西廊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齊光，泉深尺一，點去冰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除却雙鉤兩日全。諸賓莫能辯。班蒙曰：一人豈非大字乎，二曜者有日月，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冰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烈火燃無字，兩日除却鉤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隋唐嘉話》中寫到一位善烹調的人魚做得好，張澍輯文如下：「進士段碩，常識南孝廉者善作鱸，穀薄絲縷，輕可吹起，操刀響捷，若同節奏。因會客銜技，先起魚架之，忽暴風雨雷震，鱸悉化爲蝴蝶飛去。」張澍所列舉的人物，包羅萬象，五花八門，對於「故冢之銘，稗官之說，州郡之誌，醫藥之經，咸有取焉。」張澍引曹宗璠《文君傳》：「卓文君前夫程鄭子名皋，亦以消渴卒。」又引《蘇東坡集》：「眉山揭穎臣病消渴，日飲水數斗，飯亦倍常，小便頻數。張肱診之曰：君幾誤死，乃取麝香，當門，以清酒濡濕作十許丸，用棘枸子煎湯吞之遂愈。」還摘錄了最早記載言胎教之道的書，「賈子《新書》引《青史氏之記》，

言胎教之道。」品茗飲茶對身體是否有益，作者摘錄了母旻著《代飲茶序》一段話，「其略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乎。」這樣的警句，當為飲茶者戒！張澍還摘錄了古代能工巧匠的事迹，如《鄴中記》：「石虎時工人解飛，作旃檀車，左轂上置錐，右轂上置磨，每行十里，磨麥一石，舂米一斗。又作金佛于車上，九龍吐水灌之，又作木道人，恒以手擎佛心之間。」對於封建社會的厚葬之風，張澍摘錄了《魏略》上記載的沐并對厚葬的觀點：「奚以棺槨為牢，衣裳為纏，屍系地下，長幽桎梏。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至末生怒死之徒，竟于厚葬，謂莊子為放蕩，以王孫為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有狐狸之貲哉！」沐并告誡他的兒子：「吾獲沒，即以吾身襲于王孫，若將逐俗，仰廢吾志，為異父之命，死而有知，吾將尸視。」可見古人也有反對厚葬的，這樣的見解，對移風易俗厚養薄葬是大有裨益的。作者還對以貌取人的現象作了注腳，在列舉「祖龍氏」姓時，引用《孔叢子》云：「列精子高見齊王，薦管穆可為臨淄宰。王曰：穆容貌丑，民不敬。答曰：臣昔過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也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者，無德是也。王曰：是所識祖龍始者也。」張澍引用的有些條目，為了縮短篇幅，避免文筆繁冗，大部分進行了意刪，特別是在引用《左傳》、《呂氏春秋》、《戰國策》、《莊子》、廿四史中的人物傳記，幾乎都進行了縮寫，經過縮寫後的文字，有的讀起來令人費解，若不翻閱原文，就很難理解文意。一九五七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世本八種》時，其中收集了張澍稗集補注本《世本》，在《世本八種》出版說明中寫道：「張澍每多以意刪改引文，致失原文之真」，這種感受，在校點《姓韻》的過程中，也有同感。但就大部分縮寫的條目來說，還是精練準確，不失原意的。

《古今姓氏書目考證》抄本不足兩萬字，是作者在撰寫姓氏四書過程中，引用了大量的姓氏書目後，對其中影響大、重要的一些姓氏著作「採先儒之成說，加以臆見，評論其得失。」在二十四史中有六史辟有經籍志或藝文志，《漢書·藝文志》將姓氏著作同因曆譜類或春秋類編為一起。到了唐代，長孫無忌等撰寫《隋書·經籍志》時將姓氏著作另辟為譜系類，專門寫了序，錄姓氏專著四十一部三百六十卷，通計亡書，合五十三部一千二百八十卷。《舊唐書·經籍志》錄有姓氏專著五十五部，一千六百九十一卷，《新唐書·藝文志》錄有十七家譜牒加王元

感以下不著錄二十家，共一千九百五十卷，《宋史·藝文志》錄有姓氏專著一百四十部，四百三十七卷，《明史·藝文志》錄有姓氏專著三十八部，五百四卷，這還不包括混伍于其它類的姓氏專著及散見于其史籍的姓氏專著。史載的這些姓氏書，有的早就亡失，只存目錄，有的散簡斷篇，不得全貌，同名異書，重名抄錄為數不少。真正能閱覽到的姓氏書數量有限，從諸多姓氏書中，追本溯源，去偽存真，去羶取精，是張澍考證姓氏書目主要内容之一。考證姓氏諸書，要從源頭做起，「姓氏之書，最古者莫如《世本》，張澍考證：「顏之推曰《世本》左丘明撰，其說本皇甫謐《帝王世紀》，其言雖無左證，然是周時人所作。隋志云劉向、宋衷撰，考司馬遷采帝系《世本》，以為《史記》，豈出中壘、仲子之手乎。班彪亦以為《世本》一十五篇，司馬遷刪《世本》，且劉向曰：《世本》古史官明于左事者所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王侯諸國卿大夫名字號，與左氏合，益知非向之所作矣。劉向《通鑑外紀》云：《世本》經秦歷漢，儒者改易，此說為確。」《世本》是先秦的重要史籍之一，有關書的作者、內容、版本，自唐以後，學者說法不一，只是到了清代，包括張澍在內的八位學者對《世本》進行了輯補。一九五七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世本八種》。《世本》為什麼會受到學者的關注，一方面是《史記》、《漢書》採用了它的資料，更為重要的是後來撰寫姓氏書的學者從內容和體例上因襲下來而自成一家，如：揚雄《子云家牒》、聊謀《萬姓譜》、薛綜《五宗圖》、管寧《姓氏歌》、王符《潛夫論·姓氏篇》、應劭《姓氏篇》、何承天《姓苑》、賈希鏡《姓氏要狀》、賈執《姓氏英賢錄》等。張澍對有些姓氏書目的錯誤也一一加以糾正。如：「《中興書目》載《公子譜》一卷，唐楊蘊撰。」張澍考證：「楊蘊為孫吳人，非唐人也。《中興書目》誤。」《玉海》引郭頒撰《魏晉世譜》十卷。」張澍考證：「郭頒作《魏晉世語》非《世譜》也。王氏說誤。郭頒一作郭頌。一作班。《水經注》引作郭長公，其字也。」《中興書目》載：《姓源韻譜》五卷。唐曹大宗採諸書姓氏郡望，以四聲類之。又一本云張九令撰，所存止三卷。」張澍引洪氏《容齋隨筆》云：「《元和姓纂》誕妄最多，國朝所修《姓源韻譜》又為可笑，是宋時又重修此書也。」張澍指出像《姓源韻譜》謬誤甚多的書仍是重修，的確不應該。

張澍重視唐以前的姓氏諸書，而對宋元明學者撰寫的姓氏諸書持否定的態度，認為這些著作「蓋無一可依據者，因襲陋說，觸目皆是，不勝彈摘。」如：宋代邵思撰《姓解》三卷，凡一百七十門，二千五百六十八氏，以

偏旁類次。張澍引陳振孫《書錄解題》的評語：邵思，雁門人，其書最疏陋。宋鄭樵撰《氏族志》五十七卷。張澍評道：夾漈最自許者此志，而舛謬處盈千累百，真駁之不勝駁。其尤無理者，余《辯誤》中指實言之。宋王應麟撰《姓氏急就篇》二卷。張澍引用《四庫全書總目》評論：其書倣史游《急就篇》體，以姓氏諸志排纂成章，以便記誦，文詞古雅，不減游書。篇中凡單姓皆無重字，篇末列二字、三字，諸姓則不勉復出，蓋義取兼載，勢難相避。其中稀僻之字，如梁四公記之類，雖托言沈約所撰，實詭立名稱，本無其人，未免失之稍雜，然載籍既有此姓，刪之反有挂漏之譏，而存之亦不足為累，每句之下，各注其受氏源與歷代知名之士，必一一標所據之書，尤為詳密。張澍評論：伯厚此書亦多沿襲舊偽，其于源流亦略而不詳。元人編撰的《排韻增廣事類氏族大全》，全書二十卷，訖于南宋末年，其體例以十千分集，每集分二卷，依照《廣韻》編次，以四聲分隸各姓，最末兩卷為復姓。每一姓下俱引史傳人物，摘錄敘述生平事略，並採用其中三四字為標題，大抵在擷取新穎，以供綴文之用。姓末多別附女德、婚姻一門，歷叙古來淑媛及兩姓結婚故事。葉東盛撰《水東日記》對此書多有責難：近代雜書著述考據多不精，所謂《氏族大全》者尤甚。如以趙明誠為趙抃之子，廣州十賢有李朝隱，一作李尚隱，因譌李商隱。王導妻雷氏干預政事，陳之張貴妃、龔、孔二貴嬪，怙寵亡國，而並入之女德，甚為不倫。趙明誠為趙挺之子，非趙抃之子。是書確不可信也。明代凌迪知撰有《萬姓統譜》一百四十卷，附「氏族博考」十四卷。《四庫全書總目》載：其書以古今姓氏分韻編次，略倣林寶《元和姓纂》，以歷代名人履貫事迹，按時代分隸，各姓下又倣章定《古賢氏族言行類稿》，名為姓譜，實則合譜牒、傳記共成一類事之書也。其中龐雜抵牾，均所不免。至于遼金元三史姓氏，音譯失真，舛譌尤甚。書前別有《氏族博考》十四卷，大旨皆本之《氏族略》，無所發明，以其與原本相附而行，今亦姑並錄之焉。張澍評論：此書最粗謬，直目不視書者所為，余所著《姓氏辯誤》中偶駁之，以其不足駁也。張澍自己撰寫過《遼金元三史姓錄》，個中甘苦，心知肚明。所以對凌迪知撰寫的這部書的評論最有說服力。張澍認為歷代編纂的姓氏諸書中，惟漢魏六朝人所著頗為的確然，其時姓少，易于推求，惜其簡篇散佚，不得全文，無由知其梗概也。漢代姓氏著作流傳下來的不多，除上文提到的一些姓氏書外，《鄧氏官譜》已失傳，漢圈稱幼舉《陳留風俗傳》多言姓氏出處，可依據。北宋人宋繪曾撰《姓系譜錄》五

十篇，又撰《年譜錄》未成，後遭大水漂失，宋繪極爲悲痛，失所撰之書，乃撫肩慟哭，曰：「可恨天喪予也。張澍感慨寫道：此書諸家皆不著錄，予爲表出之，可惜淪水，不得原書體例。對於傅昭撰寫的《百家譜》十五卷、《百家譜世紀》十卷、《百家譜抄》五卷，張澍引《梁書》評論傅昭「昭莅官以清靜爲政，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閥，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並指出將傅昭誤作「一作浦昭」者之誤。張澍對一書兩名也指出糾正，《庾氏家乘》和《庾氏譜》是同一本書，爲庾峻所著，而《漢書》引用的《陶氏家譜》與《通考》所載《陶氏譜》並非一書。

這次校點《姓韻》用的工作底本是原陝西省博物館館藏的《姓韻》本，簡稱「陝本」，以國家圖書館館藏本爲參校本，簡稱「國圖本」。陝本的來源，由兩部分組成，一是一九六二年原陝西省博物館由西安一陳姓舊書鋪購得張澍《姓韻》一部，二是一九六三年四月，陝西省博物館接受張澍後人捐贈的遺著稿本及書籍共二十二種，其中包括《姓韻》。（見武伯綸《涼州府誌備考序》）朱捷元、穆海亭先生撰文《清代著名學者張澍的一批遺稿》，李鼎文撰《陝西省博物館入藏張澍遺稿》，在武伯綸、李鼎文先生撰文中都提到了《姓韻》稿本有殘缺，如卷四十三、四十四全缺，而朱捷元、穆海亭先生所撰之文，雖然沒有提到缺卷，却寫到《姓韻》，四十七卷，還附有《補姓》二十五卷。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武伯綸、李鼎文先生提到缺卷一事，系張澍本人編目順序上錯誤而致，誤將卷四十三編爲卷四十二，卷四十四誤編爲卷四十五，卷四十六編爲卷四十七，故出現了朱穆之文誤爲四十七卷之說，這個錯誤，後來定稿時，張澍就作了糾正。至于朱、穆之文提到的「補姓兩卷」的問題，尚有待考證。單從錢儀吉撰寫的《姓氏五書總序》看，《姓韻》一書經歷了邊編纂、邊補充的過程，《補姓》很可能是作者後來又搜集到的新姓，抑或打算編入書中而又未編入書中，亦非可知！陝本由兩部分組成，卷一至卷四十六屬於前半部分，這是張澍後人捐給原陝西省博物館的那一部分，時間是一九六三年四月，武伯綸先生「序言」文中寫到從西安一陳姓舊書鋪中得到的《姓韻》一部，應該是姓韻的後半部分，這一部分無編目順序，只訂爲十二冊，張澍親筆在每冊封皮上寫明某聲、冊數、韻目。在我們整理過程中，參照國圖本的編目順序，從卷四十七編到卷九十九。陝本由于年代久遠，霉蝕嚴重，卷一首頁剝蝕數行，而以卷四十霉蝕最爲嚴重，卷四十七至終卷，由于作者大刪大

改，眉批連帶紙條，佈滿各卷，加之年代久遠，幾經輾轉搬遷，原稿中所夾的紙條散失錯位，有些條目，已很難理出頭緒。從整理過程中看，張澍本人的刪改，或加刪改符號是有一定規律的，要增刪的條目，顛倒的順序，張澍都一一標明，而大量補充的條文形成的夾帶，都用漿糊貼在原處，因此張澍僱抄工抄錄時也能抄得清清楚楚，而現在看到的陝本，已非當日之原貌了。

國圖本就是根據陝本抄錄來的，是準備付梓刊行的定稿本。它雖然缺少卷一，却輯錄了《姓氏五書總序》、《姓韻序》、《自序》、《凡例》。國圖本的編目是由張澍親自編排順序的，從卷二編到卷九十三，而後六卷則沒有編目，只寫了「姓韻卷」，這次整理過程中，按順序編為卷九十四至九十九。張澍為什麼只編到九十三，而所剩六卷沒有編，是否想在卷目上再作調整，亦不得而知。從我們經手的陝本、國圖本整理過程中，張澍在編目問題上曾改動過不少次。在國圖本中，《姓氏五書總序》、《姓韻序》、《自序》、《凡例》，系用「養素堂」藍格稿紙抄寫而成，每半頁十行，行十八字。從卷二開始用大欄框稿紙，每半頁九行，行二十二字，直至終卷。這與陝本卷一至卷四十六所用稿紙規格是一樣的，而陝本の後半部分，即卷四十七至卷終，則是每半頁十行，行二十二字，這與陝本卷一至卷四十六，國圖本的卷四十七至卷終抄寫規格不同。國圖本的最早記錄始見於孫殿起《販書偶記》，孫殿起提到的，「又見殘本，屬張氏手稿，有上平下平二卷」，這個殘本沒有見到過。

附錄在《姓韻》後面的《古今姓氏書目考證》，是根據清華大學圖書館的抄本整理校點而成的。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我們見到的抄本，不是孫殿起《販書偶記》所記錄的抄本，據孫氏記載：「姓氏書目考證無卷數，武威張澍撰，藍色墨格，版心刻『養素堂』三字」。孫氏記錄的書名脫去「古今」二字。而清華大學圖書館現存的抄本每半頁十行，行十九字，中縫下方有「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鈔本」。在「姓氏書總目」行下鈐篆刻「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印章，末頁末行鈐同一印章，欄綫外編號二〇二三三阿拉伯數字，共一〇六頁，這個抄本，既無版心刻「養素堂」三字，亦無「武威張澍撰」字樣，顯然這是原抄本的副本。一九八四年，我們在清華大學詢問過在圖書館工作的張春輝先生，得知原抄本破損嚴重，遂抄一副本。按王重民撰《閱張介侯先生遺稿記》寫到：「《古今姓氏書目考證》原稿，今藏清華大學圖書館，余錄有副本。」我們見到的副本與王重民錄的副本，是

否爲同一副本，則不得而知。二〇〇〇年六月，又去了清華大學圖書館，詢問抄本收藏情況，又查詢了張澍《古今姓氏書目考證》原稿本，仍無結果。且全國圖書館僅有此一家。書中對於歷代姓氏書目的考證是按照朝代的先後順序排列的，從《五帝繫牒》起至清代萬光泰撰《元姓氏略》結束。抄本的錯誤不少，這次整理時作了校勘。

在校點《姓韻》附《古今姓氏書目考證》一書中，由于張澍節錄了大量的文獻史料，並對所引用的史料作了刪改和縮寫，經對照原文後，不作改動。有些條目難以查到出處的，則保留原貌，對一些人名、地名、年代、廟號等錯誤，予以改正，並出校記。張澍引用的書目，或簡稱、全稱，前後不一，漢書不分《前漢書》和《後漢書》，唐書不分《新唐書》、《舊唐書》，五代史不分《新五代史》、《舊五代史》，荀悅《漢紀》又稱《荀悅紀》桓譚《新論》又稱桓子《新論》，引用的世系年表不署書名，引用的列傳、藝文志等時而加書名，時而用略稱，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在校點中屬於這類問題悉如其舊，不作改動，不出校記。對異體字、通假字亦不作改動，避諱字則一律改正。爲了突出本書的特點，人的姓名一律用專名綫，官名、謚號、封號一般不用專名綫，在文意不清時或這些官名、謚號、封號專指某人時則用專名綫，全書慎用引號、分號。《姓韻》書後附有姓氏索引，方便讀者查閱。

本書卷帙浩繁，限于我們的水平，錯誤一定在所難免，誠懇希望海內外博雅諸君，不吝指正。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姓氏五書總序

姓氏之興，本諸五帝德，更襲授受，以字世長，毗天人之間其微乎。其說始見於史伯胥臣，而五七之家三十五姓，漢儒猶能言之，後世無傳焉已。若夫明貴賤、表中外、別親疏、辨本肇末、辯物居方，于人道尤重。乃欲鏡其源流，古今同異。官俗遷改，未有一書可據信者。斯誠藝林之闕典，載筆之先務也，然而爲之實難。上古貴者有姓，賤者無姓。故自三五迄于伊耆，但言平章百姓。逮殷周之際，奄甸萬姓。又姓惟天子得賜之，諸侯賜氏不賜姓。經傳、記事則皆稱氏，婦人乃稱姓。嬴秦以降，又以氏爲姓，華離混合，名實不分。年代遐復，追溯疇曩。突由中起，其難者一。尚書洎作亡帝繫，國譜繼作。繇周暨隋，簿錄見史志者千二百八十卷，今則盡佚。又別傳不在史志間有稱引百八十餘家，亦皆無完書，記載曠絕，其難者又一。司馬子長、揚雄、沈約、李延壽自序先世，文多踏駁，名家碩學而忘其祖，況乎常人。劉系堯、蕭系何、李系聃、趙系伯賢、華胄比附，帝者尤爲之，況乎凡庶。然則舊聞之存，百不一二，幸其存矣，又不皆實。而史志若永淑、漁仲、顓門若林寶、鄧名世，去古益遠，剿說陳因，重慳賄繆，固無足怪，其難者又一。粵自三代以還，至於漢魏之間，殆世變一大升降之會乎，而斯文從之。時則行九品中正之法，其既也華腴寒素，通塞殊途。遭永嘉之亂，府無藏籍。苟撰官閥，覬爲登進，故曰尚姓之弊。至於尚詐，雖有爲肉譜之學者，徒能廣坐不犯人諱，以爲美談。非皆肇祖炎黃，研覈是非也。於是官失其守，民去其鄉，避難避仇，冒姓變姓，析姓造姓。至於析字造字，戾益甚矣。若朝廷賜姓，雖於古或合或否，猶書在史官，灼然易知。然不數數覲也。或窮鄉圭竊，憑臆妄作，詔其子孫，孰從正之哉。斯弊也，尤極於元明。故曰：古者姓氏之權出自上，故易明；後世姓氏之權出於下，益難考也。而世之學者徒相謂曰：某氏以官，某氏以地，以字、以諡、以居、以事而已。然而言乎官，則鴻荒紀名，歷代班位，四裔稱號，一不得闕。言乎地，則山川國邑，城鄉關路，邊徼部落，亦一不得闕。至於字諡居事，篇籍之文，開卷即得。故姓氏雖一端，其取材也廣矣。大儒若亭林顧氏，將欲循令威之言，彌龍門之憾，慨然於返本類族之大，惟擬一條例

而已。終閣筆而不下，有以也夫。介侯氏之爲此也，弱冠從事，皓首成書。四部之鉛槧，九州之金石，以及二氏之藏，百官之名，貢舉簿，城旦書，虞初說之屬，罔不周覽。宦遊黔蜀久，又客吳楚秦魏，攬轡中原，交其賢豪，朋遊觀記。若所部士民，往往觀家牒，輒爲掌錄，以爲既博不可不擇也。折衷於古人，若子政之世本，仲遠之姓氏篇，有輯有補，并爲之注。林鄧之書，複爲之勘會，其勤且精也如此。始君未入蜀，餘見其稿本五巨冊，積數十萬言，錄副藏之。後數十年再見京師，裨益者五六倍，予笑曰：卷帙繁重若此，君宦日貧，何以行世。君曰：諾，吾將更之。於是比物而錯辭，釐文而析類。既踵舊體而盡列之，補前未有五百餘姓，曰：姓韻。遼金元諸氏，譯音無正字，別爲條繫之曰：三史姓錄。複爲姓氏尋源，反烝民之始。爲姓氏辯誤，匡百家之違。又曰：前言吾所取資也，錄其題存其旨，以古今姓氏書目考證終焉。是爲張氏姓氏五書。蓋又十餘年乃成。則自關中抵書大梁曰：子許吾序久矣，毋負諾。然吾去官來無以食，誰爲剗者。會楊桂山布政至，善其書，先爲刊行尋源四十五卷、辯誤三十卷。君督序益急，予多病荒落，遲無以報，度君之書出，固當家置一部。無俟予言，乃其爲之之難，成之複不易也。文由博而約，體由合而分也。惟予知之詳，遂書之以諗後之讀是書者。

道光十九年仲春之月嘉興錢儀吉序。

擬刊正書總序

擬刊正書總序 本館正書總序 更據對受 以字世身 天人之間其端平 其端卻良 其自晉曰 而五十五卷三十

姓氏五書自序

姓氏五書者，一曰姓韻；二曰遼金元三史姓錄，附以西夏；三曰姓氏尋源；四曰姓氏辯誤；五曰古今姓氏書目考證。介侯氏曰：姓氏不講也，久矣。自今日而尋其得姓之源，辯其致誤之故，網羅列代之賢愚，別白三朝之氏族，考證諸書之是非，不纂難哉，然而非難也。其難焉者，無讀書論世之職，無默識采真之才，但憑譜牒之私譏，未能實事求是也。或曰：自漢至今，姓書且溢數百種，豈皆嚮壁虛造，無所依據乎。余曰：余誠不知人之何以聳昧於姓氏，而率臆以言也。王符、應劭，漢世之通儒也；賈希鏡、王僧孺，晉梁之鴻生也；賈執、何承天，齊宋之博物也；柳沖、孔至，唐之專門也；王伯厚、鄧名世，趙宋之名家也。所言姓氏略而不全，且多差僻，何況餘子。余之從事於此，歷有年所，較之昔賢增益弘多，似少違鑿。不揣樸昧，用敢問世，庶冀通肉譜者，正其失焉。

武威張澍自序。